



1988年，我送一个同事去深圳任职。同事报到后，在边防某支队营房边一餐厅吃饭，席间，几个人商量，第二天一定去沙头角中英街看看，顺便买点味精、香皂、丝袜什么的。那时刚开放不久，去深圳要办边防证，去沙头角要办特别通行证。刚出门，一个着中山装的中年人就过来搭讪：“师傅，我是牡丹江林业局的干部，也想明天去沙头角看看，但不知去哪里办证，能否同你们一起去不？”大家用异样的眼光审视他，“该不是去逃港的吧？”他急忙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、身份证让我们看，好像看出我们的担心一样，“请你们一定帮帮我，我绝对不是什么坏人，牡丹江离这里太远，如果这次去不了，可能一辈子也去不了了！”我一看，这人也像个老实人，就说：“你把身份证给我吧，明早在某某酒店集中。”

回到衡阳后,也就不记得这个插曲了。突然有一天,我收到一大包牡丹江寄来的人参,才想起那个牡丹江的林业干部。从那开始,我每年都收到一包他寄的人参。“有来不往非礼也”,我也就每年给他寄一大包云桥产的黄花菜。

突然有一天牡丹江林业干部电话中说,“太巧了,前几天,我儿媳妇生产,一直没有奶水!有人讲要吃金针菜,正好你的金针菜就到了!”我问:“有效果没有?”他说:“真神了,第一天用猪脚、花生、黄豆一起熬汤给她

喝,第二天奶水就多得不行了!”“那我明天再寄点给你。”就这样,我们相互寄了十多年的人参和黄花菜。

事后,我还特地查了许多资料。黄花菜,又称萱草,《本草纲目》云:“萱……四时青翠,五月抽茎开花,六出四垂,朝开暮焉,至秋深乃尽……今东人采其花晒干而货之。”《昆明民间常用草药》:补虚下奶,平肝利尿,消肿止血。中医认为,黄花菜性味甘、凉、平。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胡萝卜素、核黄素、维生素C、钙、磷、铁、钾、钠、镁等。

药理研究表明,黄花菜能清热凉血,利尿生津,平肝明目,养血催乳,安神除烦,解毒消痈。适用于血热出血、小便涩痛、心烦不安、肝虚有热、视物不清、水道不利、乳汁不下、疮痈肿毒等症。

但萱草又叫“宜男”草。我看到最早称萱草为“宜男草”的是三国时期的曹植，他的《宜男花颂》曰：“草号宜男，既畔且贞。其贞伊何？惟乾之嘉。其畔伊何？绿叶丹华。光采晃曜，配彼朝日。君子耽乐，好和琴瑟。固作螽斯，惟物孔臧。福齐太姒，永世克昌。”晋代，周处《风土记》则说：“鹿葱，宜男草也。高六七尺，花如莲。宜怀妊妇人佩之，必生男。”嵇含《南方草木状》却说：“水葱，花叶皆如鹿葱，花色有红黄紫三种，妇人怀妊佩其花生男者，即此花，非鹿葱也。交广人佩之极

有验，然其土多男，不厌女子，故不常佩也。”后世的文人墨客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萱草当作“宜男草”了。

张大千曾绘有一幅《宜男多子图》，图中用简练生动的笔触，绘萱草和石榴各一株，萱花开放，石榴果皮裂开，露出浆果。画面左上方有题画诗曰：“东家喜植宜男草，西舍还栽多子榴。愿君更顷少陵句，子多衮衮皆公侯。”显然，图中果皮裂开的石榴是象征“榴开百子”，而萱草则代表“宜男”。“榴开百子”非常直观，容易理解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海峡两岸开通了探亲之旅。父亲一个私塾同学从台湾宜兰县回祁东探亲，在我们家住了几天。他告诉父亲，他儿媳如一连生了三个女娃，真想要一个男孙儿。父亲开玩笑地对他说：“多吃黄花菜！”临别时，父亲真的送了他一大包黄花菜。一年后，父亲的同学打来电话告知：“全家吃了一年的黄花菜，儿媳如这次真的生了一个男娃小孙。”并要求家父为其小孙起个名字。家父思索良久：“就叫宜男吧，一是你们一家住在宜兰县，小孩取名‘宜男’，地名与人名谐音。”家父又说“二是你们全家吃了一年的黄花菜才生了一个男孩，黄花菜又叫宜男草，印证了古籍所载，有纪念意义。”对方在电话中直说：“这个名字好，就叫宜男！”事后，我调侃父亲：“你

这是在给祁东的黄花菜做广告，如果广而告之后，想生男孩的家庭都去吃黄花菜，那祁东的黄花菜不就会脱销吗？”

至今算来,小“宜男”也快要40岁了,真不知道他们一家至今还喜欢吃“宜男”花不?

前些日子,同学邀请我去参观他的萱草园,并告知我,他的萱草园现有100多个品种,而种在温室里引种的早熟“红色海盜萱草”已含苞待放。看完萱草园后,参观他们家老祠堂。这是一座三进两厢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,在祠堂的正上方梁上,看到两款“椿萱并茂”和“老气横秋”大漆描金匾。时间都是光绪壬寅年制。同学告知:这是他们家五代曾祖七十寿辰时,由当地乡贤书写,族中大德赠送,至今有120年了。

“椿萱并茂”,是个褒义词。语出《庄子·逍遥游》“上古有大椿者;以八千岁为春;八千岁为秋。”因大椿长寿,古人用于比之父亲。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:“焉得谓萱,言树之背。”“萱”同“萱”,“萱草”为忘忧之草,唐人将其比作母亲的象征。父母俱存,谓之椿萱并茂。

当读到“老气横秋”时,大家都认为带点贬义之词,问我用于贺人寿辰是否妥当?因不明就里,学识不精,当时也就吱吱呜呜地敷衍过去了。回来后,搜了一下“老气横秋”词条。早期至少应是一个中性词,或者说属褒多贬少的词。“老气”:老年人的气派。“横”:充满。本义:老年

《归雁集》中觅书斋

■罗晓梅

跟老师学习书法也有几个年头了，为了尝试参加一些书法学习和交流的活动，刻了几枚大小不同的名章把玩着。时间久了，也虚伪着想学文人士那样给自己取个书斋雅号，但这可是需要反复推敲，一经定名终身不得更改的。所以，慎重地考虑着，偶尔折腾一番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字眼，那就不如等到水到渠成的那刻，代表我的精神、个性和品性的斋名出现吧。

年前终于闲下来，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思虑一番了。什么样的寥寥几字却意义深邃，就能表白我的明志修身，我的外在形象和内在修养呢？

一直以来，想从父亲留给我们的《归雁集》和《潮回集》中寻找我要的答案。父亲给我取的名字“梅”，不难看出父亲用意。翻开《归雁集》，父亲在各个阶段都有咏梅的佳句。上世纪70年代的“咏梅”：清寒浑不怕，喜报好春来；80年代的“腊梅”：冰作芳心雪作胎，一枝从不染尘埃；“寒梅”：滋滋桃李三千树，装点人间万里春；90年代的“咏梅”：岁寒不改君高洁，犹伴琼花入梦乡；“红梅”：驿外桥边任作家，笑迎春色满天涯。一首首诗中，看到了父亲的硬骨铮铮，也看到了父亲对我的期许。但年轻时候的我都不曾懂得父亲内心的气魄，不理解他的那种傲气。

父亲出身贫苦，艰难的环境磨炼了他发愤求学的意志，靠着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起家，开始在长满荆榛的诗歌道路上攀援。尔后，无论是进厂作工、下乡务农、入校执教，还是改事新闻工作都孜孜以求。父亲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标杆，但那时候的我们不懂，没有好好珍惜。

父亲通过系统的进修，辛勤的耕耘，在不惑之年就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，但仍求进执着。《鹧鸪天·中秋》写道“思不禁，夜难眠，如烟往事结千团。人生百载休空过，明日腾骧快着鞭”，就是那时的心境。

诗品如人品。父亲为人襟怀坦荡不附俗流，一首《渔家乐》：“生涯惯作水中流，欹乃清湘一叶舟。橹起荡开衡浦月，网张收得洞庭秋。”我仿佛看到了一位乐观旷达的渔者，在迎风斗浪中摇橹放歌，一次次撒开希望之网，去迎接丰收的喜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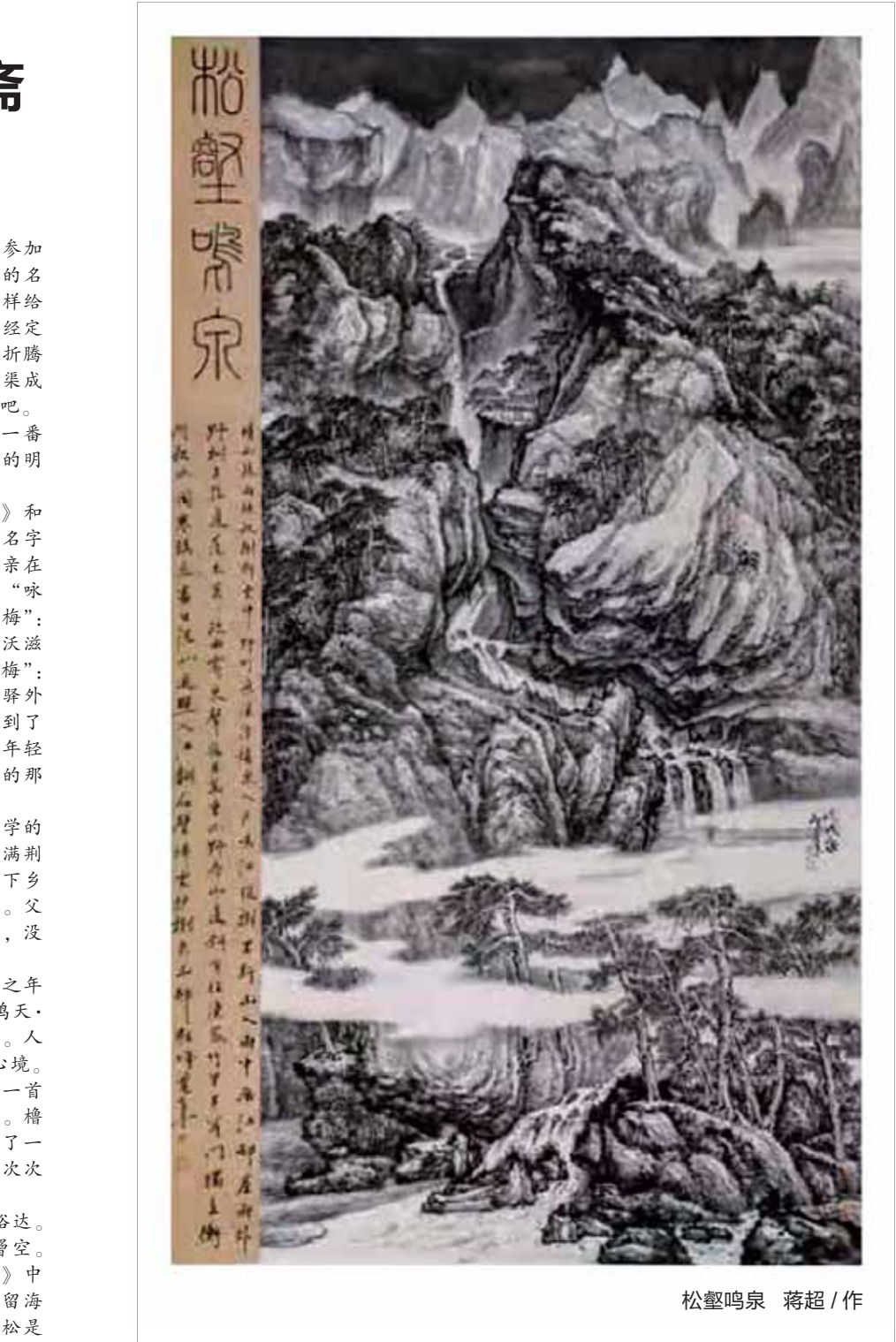
而历经沧桑的父亲，中年以后似乎有一种豁达。《观渔》中有“细雨蒙蒙对晚风，十簖漫有九罾空。君心更比余心苦，得失忧欢一样同。”《游海南》中有“椰子林边寻雅趣，金沙滩上看潮头”“影留海角峰前立，人在天涯浪里游。”我倒希望这种轻松是真实的，但真实的是轻松的背后承载了太多的无奈和不舍，以至于积劳成疾的父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。

久久吟诵《端阳怀古》之《怀屈原》：树蕙滋兰品自高，胸中落拓寄风骚。问天何事天难语，长伴冰心万里涛。似乎找到了父亲给我的答案，“树蕙滋兰品自高”，滋养兰花种植兰草的小屋，那不正是我的书斋吗？清新淡雅的蕙兰生长的小屋，那不就是我的“蕙兰小屋”吗？说来还真是巧，几年前的清明节为父亲扫墓时，在家乡的茶园、父亲的坟山带回了一株细叶兰草。我几年清水浇灌，她每年春芽赋我。没曾想到，去年初夏她竟然吐露芳华数枝，小小花朵久久不谢，一直陪伴我大半年。而且到现在花枝杆上还结有一颗兰子挂在上面，让我惊喜不已，似乎冥冥中父亲早有提示。

年前，向李浩文老师学习汉隶《礼器碑》，敬请李老师用礼器的笔意为我书写了一幅挂历，“树蕙滋兰品自高”。李老师还客气地写了“晓梅惠存”，骨干通达又清劲秀雅，犹如小屋书桌上的那一盆兰，即疏朗平淡又中正典雅，真是相得益彰，顾盼生辉。

同为书友的小彭老师，为我精心刻制了一枚朱文小章，温润清腻，可爱至极，于之前为我制的白文名章真是珠联璧合。从此，我的小屋有了自己的名字了，而在小屋里习字读书画画的我，也格外地有了那份触及心灵的美好心境了！以后无论是习个小事，画个画，都可以拎上这枚印章了，怡然雅趣跃然纸上，白里透红，红里透白……

父爱如山，永铭于心，感恩父亲给予我的培养和熏陶。现在我也活到父亲那个时候的年纪了，回过头来看，我也有那么些许的欣慰，我也在这50年的时间河流里，渐渐地与父亲的期许在靠近，无论是傲霜的梅还是静气的兰。清明节，以此献给敬爱的父亲罗芳明先生。



松壑鸣泉 蒋超 / 作

清 明

■刘君辉

我们在瓜青寻燕子，春草来找呱，烟霞醒来，绿色在什么年了，了了了，色的路么的家，花上啊。

临湘江有感

■刘兰春

绿遍江雨雨斑斑，枝头春意喧。桃红一径，柔丝一岸，烟霞人家。 曲溪碧水轻波漾，渔舍隐江湾。青波一水，苍云一片，天地清闲。

鸣沙山与道士谈

风沙天地阔 孤傲人生深	
隔这么远,这辈子可能只此一次交谈 只有送你漫漫风沙和一只瘦眼	
够了,把我身上多余的东西当砂粒一样抖落 让我自己带回去吧,也埋掉我的一只眼睛	

厂区咏叹调

■韩 河

东镇的近旁是一个曾号称“湖南一厂”的大型厂区,或者准确点说,厂区与乡镇二者已呈深度融合状态,以前那种半封闭“小社会”的模式已在不断打开。这个原来的大型国企经过改制,除了核心厂区以外的附属部分,全部规划转型为两个新社区。

因为常来采买生活用品,也就多次顺带到厂区内外和周边走走看看,这个成了乡居生活的一个有趣部分,也确实会接触到一些之前根本无法了解的事情。随着“背街小巷改造”“棚户区改造”等政策的施行,这些年这里已是面貌大变。此外,据说还有计划让对面的工业园也跨江而来,打造体量更大的园区。

厂区有很多当年绝对可以称得上豪宅的独栋别墅,次一点的联排别墅,以及连片成排的宿舍平房,估计当年也是根据职工的性质分配入住的。现在一些特别破旧的已成为种菜爱好者放置物件的场所,当然还是有不少依然是住房。很多老人就安坐于这红砖房前,静看岁月流逝。那画面竟然与身边年代感极强的建筑物十分协调。

衡阳的大厂区职工多是解放初期作为“工业移民”迁过来的,这多少使他们形成一些不同于当地的习俗。我在这由规整的平房所间隔而成的巷道行走,感觉是在穿越时空隧道。微雨春仲时分,仿若戴望舒的《雨巷》,只是,没有遇着一个“结着丁香般的哀愁的姑娘”。倒是不经意就会在某一座有些老旧、种着并不那么整齐划一的花草的院子里走出一位老妇人，沧桑写在脸上皱纹间的,但腰板是尽量挺直,衣着是尽量洁净的,那感觉就有点“海派”。间或从里面飘出一段越剧、昆曲、黄梅调的唱腔,那感觉就更江南了。如果她们是第一代移民衡阳的上海工人,那在这生命暮年的日子里,又会否时常忆起遥远的家山？

爱侍弄花草是这些旧宅子主人们的显

气派,横贯秋空。形容气概雄浑、豪迈。

到南朝时期，齐国的孔稚珪是一个风韵清雅 的隐士，当他得知曾经隐居于钟山的周彦伦要出任海盐县令时，觉得周彦伦不是真正的隐士，远不及巢父及许由有志气，于是作《北山移文》：“风情张日，霜气横秋。”这里的“老气横秋”词性应为中性偏贬了。

之后，“老气横秋” 多用来形容自高自大、摆老资格，缺乏朝气之意。

但清时也还有做褒义词用。据《琉璃厂小志》载金台稚川居士《琉璃厂匾额》称:“旧都琉璃厂各商店之匾额,皆系名家所书,字体不一,极尽琳琅壮观之致;尤以茹古斋、清秘阁、松古斋等匾额为精彩。翁同龢,咸丰六年状元,官至军机大臣、刑部尚书,曾为同治、光绪两帝的老师。学识渊博,书法闻名天下,兼颜、欧、褚、米、苏、董各家之长,笔法遒劲,天骨开张,气度宽宏,为同治、光绪间书家第一。他为茹古斋题写的匾额,被书法界公认为:“浑脱潇洒,老气横秋,笔力雄伟,光彩夺目,一直被誉 为京师名匾精粹之一”。

此处“老气横秋”作为寿匾,应取其褒之本意。不然,其后人也不会悬挂祠堂120年。是故,正确理解词性,绝对不能望文生义,不求甚解。而是要根据其语言环境，词性的变化，与时俱进地去理解，才不会因自己的无知而受人貶笑，这或许 是写这篇文章的意外收获。

著特点之一,它挂满艳红的花朵伫立在靠近河边的两排旧平房前。门前放置着一些旧桌椅沙发,无言地安坐着一位老大伯。我忍不住用手机摄下了它的绰约风姿。红花绿叶是最乡土气息的那种美感。我一直觉得这被封“衡阳市花”的植物 ,很具有美丽村姑一样的朴实无华却又有着一份特殊性感的气质。虽然趋近后还是看见了它的凋残迹象,但是,自然界的花开花落原本无需感叹的。我们可以等待下一个春天,看它再以更绚丽饱满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。

到了河边，有一段绵延很长的泥沙地，看样子早就成了种菜人的领地,各色蔬菜目不暇接。偶尔遇着种菜人,也没有话说,保持着与这片寂静的天地和谐的状态,就顾着在地里劳作,或者观看,令你不能不叹服于他们的勤劳与缄默。也有钓鱼人。我的到来,接近与离去,都丝毫不曾惊扰着他。仿佛,他蹲在那里已经不是几个小时,而是整整一个世纪。他的身后就是那株据岸而立的最美大樟树，那如盖的树冠伸出盘曲的枝干守护着他。与它的相遇是一个偶然,某个上午到这里散步,正好看到在清澈河流与黄色花海之间伫立的这株大树,当时就被深深吸引。现在,它整个树冠没有一片叶子，仿佛一位脱了全部衣衫和负累的修行者,站立在风雨的磨砺中,没有任何表示,也没有一丝动摇。

湘水出了云集，在这里形成一个大湾区。如今只能在汛期开闸泄洪时段,见着它奔腾远逝的模样。而更多时候,它只是默默流淌，一派静水深流极具思想者风度的样子。都说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,这纹丝不动的钓客,也不见钓得一条鱼来,却也乐此不疲,这里面又是一份怎样的“智”呢？我不得而知。

花开花落,可以静待来年;风风雨火,才会涅槃重生。偌大的一个旧厂区,或许也会有这样的一天。

缅怀刘鹤洲

■汤学汉

清明追思、家国永念。阳春三月，万物复苏。在桃源镇三和村一名村干部陪同下，来到该村妙冲村民小组，寻访英雄足迹。

妙冲村民小组住着二十几户村民，村民住房都是依山而建。就是在这个平凡的村寨，诞生了一位抗日英雄刘鹤洲。

刘鹤洲，衡阳县桃源镇三和村妙冲村民小组人（原址：衡阳县两湖乡第八保）。刘鹤洲生于1906年，国民党庐山军训班第一期毕业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任国民党第一战区第八师四十三团四连上尉连长，牺牲时年仅31岁。

“桃花红雨英雄血，碧海丹霞志士心。”村干部把我迎进了刘鹤洲遗孀子刘康平的家。83岁的刘康平已是满头白发，刘鹤洲牺牲时其妻已有身孕，腹中胎儿（刘康平）约六个月。

刘康平得知我们来访，他从屋里拿出尘封已久的纸包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拿出一张刘鹤洲军训班毕业证书，只见证书上写：“国民革命军第四十、第四十四军军官讲习所毕业证书。学生刘鹤洲系湖南省衡阳县人现年二十一岁，在本所修业期满、毕业考试及格准予毕业此证，所长贺耀组印，副所长叶开鑫印，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日。”毕业证书

上还印有：“革命化！纪律化！集体化！民众化！”字样。还有一张：“领卹人印鑑纸：领卹人，姓名刘王氏，籍贯湖南省衡阳县，通信处衡阳两湖乡第八保，卹令字号、会抚字第二二九一五号，领卹人盖印鑑处。第二栏：保证人（乡保长或商保）姓名王槐初盖章，籍贯湖南省衡阳县，职务或职业：怀安商号，与被保人关系：胞妹，盖乡保长图记或商会钤记处，中华民国三十六年 月 日领卹人刘王氏印填具”。另外还有一张：“荣哀状：湖南衡阳中山南路27号龙美辛转致员刘鹤洲遗孀”文书。

“鸛鵲洲中留壮迹，杜鹃声里吊忠魂。”追忆当年，1937年9月刘鹤洲奉命率部坚守上海案家宅防线。他以两排守阵地，另一排埋伏于离阵地前约150米处。21日晚，日军突然袭击，他指挥所部沉着战斗，毙敌甚多，并缴获一些枪械。22日，四连奉命调往增援须屯阵地，与敌血战5小时，日军溃退。率部乘胜追击，刘鹤洲不幸身中数弹英勇牺牲。

翻阅这些资料，一张张发黄的书，心里更加沉重。清明雨纷纷，浙沥不停，那是天在哭，那是怀念的眼泪。你们那宁为玉碎、不为瓦全的精神，为民族无畏牺牲的奉献精神，激励着我们前行！英风得天地，壮气作山河。